

文心雕龍卷第一

原道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勰

張立齋學術文存 張立齋 著

文心雕龍
考異

WENXINDIAOLONG KAO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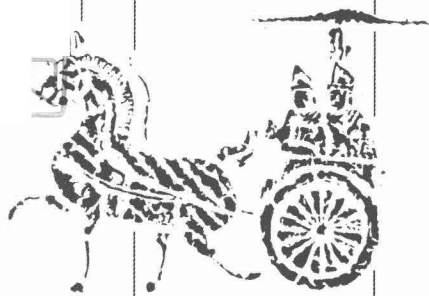


張立齋
藝術藏存
張立齋
著



文心雕龍 考異

WENXINDIAOLONG KAOYI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心雕龍考異/張立齋著.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4
(張立齋學術文存)

ISBN 978 - 7 - 5013 - 4007 - 1

I. 文… II. 張… III. ①文學理論—中國—南朝時代②文心
雕龍—研究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79450 號

特約編審 李愛冬 張廷銀

書名 文心雕龍考異

著者 張立齋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8.5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數 220(千字)

印數 1-3000(冊)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007 - 1

定價 26.00 圓

序

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張之宇、張之丙姊妹因主持張學良“口述歷史”而聞名中外。但是在未見面之前，因我孤陋寡聞，並不清楚她們就是張立齋先生的女兒。2007年，旅美多年的張之宇、之丙二女士來國家圖書館訪問，我接待她們，以為是例行公事。但是，當我得知他們就是張立齋先生的賢媛，並且看到先師詹鏌先生寫給張之宇女士的信件時，一下子就消除了距離，沒了客套，聊得比較投緣。

張立齋先生是臺灣著名學者，清末師從羅振玉和金梁，研究訓詁考據、殷墟甲骨，致力於書畫活動。1949年遷海外，後去臺灣，曾經任教於東吳大學、政治大學和文化大學，講授金石、訓詁之學，《論語》、《老子》、《文心雕龍》也是他的主講課程之一。1967年在臺灣正中書局出版《文心雕龍註訂》，1974年出版《文心雕龍考異》。這兩部書在臺灣頗有影響，著名學者王更生先生即評價《文心雕龍考異》，對校勘頗有貢獻。199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首次收集古籍文獻電子資料，《文心雕龍》研究著作選了三部：除范文瀾《文心雕龍註》、詹鏌《文心雕龍義證》外，張立齋先生的《文心雕龍考異》亦列其中。可惜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由於兩岸交流尚少，這兩部書，在內地很少

得見。1982年，先師詹鎔先生在北京科學院圖書館發現《文心雕龍註訂》，借到家中細讀，鈔錄了很多“卓越的見解”。1984年，到美國講學，又在威斯康辛大學圖書館借到了《文心雕龍考異》。詹鎔先生編著《文心雕龍義證》，對二書多有徵引，“以便在大陸傳播”。

《文心雕龍註訂》和《文心雕龍考異》雖然出版年代有先後，但《文心雕龍考異·序》說，“此稿始於編《註訂》時”，實則是同一時期編寫的著作，是兩部側重不同而又可以互補的書，《文心雕龍考異》側重於不同版本文字的考校，而《文心雕龍註訂》則致力於文義的註解。

《文心雕龍考異》據英國藏唐寫本殘卷、涵芬樓影印之嘉靖本、哈佛圖書館藏萬曆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註本、哈佛藏凌雲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黃叔琳集註及紀評合刻本五種，旁參《太平御覽》以及范文瀾註本、楊明照校本、王利器新書，考校《文心雕龍》文字。“茲就唐本十餘篇中，王氏失校者，有廿餘條，楊氏失校者，達三百四十餘條”。“且唐寫本原為草體，娟秀有法，西陲古卷上品，蓋中唐學士大夫之筆，二氏於諸篇中之天與之、祀與祝、復與履、詰與誥、哲與晰、秘與祕、彌與珍、照與昭、祝與說，間率依稀莫辨，以意誤從”。“至於亡忘、勳績、解懈、唱倡、撰選、宛婉、旁傍、曜耀、卻郗，皆於古為通之字，有典籍可按，而二氏率以應從某從某者，何疏略至於是歟”。對范文瀾註、楊明照和王利器校，多有補充和訂正。如《宗經》註，引班固《東都賦》“天下之奧區”，以證“洞性靈之奧區”唐寫本和范註作“區奧”之誤。《體性》“仲宣躁銳”，舊本皆作“銳”，范註以《程器》“仲宣輕脆以躁兢”，疑為“兢”。王利器和楊明照校改“銳”為

“兢”。《文心雕龍考異》則引《左傳》哀十一年：“子羽銳敏。”註：“銳，精也。”又《方言》：“鉋、銳亦猶躁銳也。”以證王校和楊校改字之非。《通變》“夏歌雕牆”，梅本、凌本和黃本皆作“雕”。而楊校據《玉海》引“雕”作“彫”。《文心雕龍考異》按：“彫彫古通，《廣韻》彫又作雕。”證楊校之非。又如《程器》“潘岳詭禱於愍懷”，黃本“禱”作“禱”。《文心雕龍考異》指出：“此指潘岳草禱神之文，受賈后之旨，以害愍懷太子也。詭禱本此，禱字不誤。……黃本作禱非，王校從黃本改尤非。”判斷多有據，足可與范註、王校、楊校相互補證。

《文心雕龍註訂》，其“前言”說明目的甚清，就是張立齋先生把自己數年講授《文心雕龍》期間，積累下來的“不下千有餘則”對文義的研究，寫進書中，“一以正諸本之譌失，與補其所未備”。按其體例，實則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解題，揭示每一篇的篇旨，對我們把握篇旨頗有啓發。如首篇《原道》，“立齋按……本者，溯其根本之謂。此原道者，原文心之道，文心之言道，自然之道，原其自然成文之道也”。而在隨文註釋中，著者一再申明此意：“道本自然，文由天成，故彥和屢言自然，此文心為書，第一要旨。”這樣的詮釋的確是正確把握到了《原道》的理論核心。又如《宗經》題解：“宗，主也。首章原道，言文章之由來，概本自然。此章宗經，言文章精練，概主群經。”不枝不蔓，緊緊扣住文章來講題旨，抓住了根本。其二是註釋。對舊註多所補正，並且時有勝義。比如關於《原道》篇“文之為德也”這句話的理解，范文瀾註：“按《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彥和稱文德本此。”《文心雕龍註訂》指出，《小畜》之言與《文心雕龍》的“文之為

德”不相侔，“文德”與“文之為德”有殊，文德重在“德”字，文之為德重在“文”字，德與得通，“言文之為德者，觀其效，而察其所得也”。“言文之為德，明斯義之體與用，大可以配天地也”。在這段註裏，著者一方面糾正了范註之誤，另一方面，對“文之為德也”，作出了個人的解釋，應該是我們見到的各家解釋中，關於體用說最早的解釋之一。

20世紀的60、70年代，在內地《文心雕龍》研究著作尚只有為數不多的幾部，如范文瀾《文心雕龍註》、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楊明照《文心雕龍校註》寥寥數種而已。餘則多是選譯書，如60年代出版的陸侃如和牟世金《文心雕龍選譯》、郭晉稀《文心雕龍譯註十八篇》等。而在臺灣，這一時期，已經進入《文心雕龍》研究的重要時期之一。僅70年代，《文心雕龍》的研究著作就有10餘種。但是，關於不同版本文字考校和註釋的書，也不是很多，所見者也只有潘重規《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一二種而已。所以這兩部書的面世對於龍學研究就顯得尤為珍貴，它與內地和臺灣這個時期的幾部龍學校註著作一起，代表了那個時期《文心雕龍》文字整理和校註的水平。

當然，誠如作者在《文心雕龍考異》序中所言，由於著者身處環境的限制，見到的版本不多，加上那個時期兩岸學者的隔膜，也影響到了著者對問題的判斷。而且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文心雕龍》作為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著作，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研究著作如雨後春筍般一下子冒了出來。龍學無論在內地還是臺灣，都成為顯學。其代表性的成果，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研究之深細，自然也是後來居上。儘管如此，並不影響張立

齋先生這兩部書對《文心雕龍》研究所作出的貢獻，並不減弱它們的存世價值。尤其是對於內地讀者來說，這兩本著作流傳較少，使用不很便利。如今之宇、之丙女士授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橫排再版《文心雕龍註訂》和《文心雕龍考異》，相信能嘉惠學林，方便更多的學者研究利用這兩部書。

詹福瑞

2009年8月22日

風流儒雅是吾師

在大學、研究所的求學階段，有幸能受教於幾位道德學問都受人敬重的學者，如才華橫溢、常懷有赤子之心的魯實先教授，治學、教學非常嚴謹認真的陸鐵乘教授，言談舉止之間就能把讀書人的風雅表露無遺的張立齋教授……雖僅僅受教數年，至今回顧自己在後來治學、工作的過程中，多少能找到一些被老師們潛移默化的痕跡。

大概因為我也是北平人的原故吧！承蒙張立齋老師愛屋及烏，對我特別青睞。除了課堂上的諄諄教誨之外，下了課也常陪着老師聊天、問東問西。從教授休息室到他老人在臺北木柵區的宿舍。張老師不厭其煩、談興甚濃，從北平園林名勝的掌故、清宮的內規再談到他跟溥心畬的情誼、張大千的畫品、版本鑑定的祕訣……尤其是提到了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原因……老師都有非常獨到的見解，我真是獲益良多，往往超過了課堂上的受教。

大學二年級時，張老師開《老子》的課程，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用生活的、貼切的、淺白的語言把深奧的哲理闡釋得清清楚楚。他上課時，無論冬夏，總是一襲青衫——就是那時讀書人愛穿的藍布大褂兒，瀟灑而來，瀟灑而去，同學們私下裏都覺得他就是當代的老莊。

有一次同學帶來宣紙，懇請張老師惠賜墨寶，老師提

筆寫下了“知白守黑”四字行書，筆走龍蛇，大處落墨。然後把這句出於老子《道德經》“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常德不忒”的經文，詳細地解釋了它深刻的含義。多年之後，我濫竽上庠文史教席，偶爾也會教到《老子》、《莊子》的篇章，總覺得無法像張老師一樣，用鮮活的語言、淺白的比喻把深奧的文意向學生解釋清楚。尤其是嫉惡如仇的個性，使我在待人處世上往往是知白而不守黑，辜負了老師當年的教誨，每一思及，惶愧不已。

老杜名句：“風流儒雅是吾師”，風流，我的解釋是：內在的才華學問，能以外在的儀表、風範，文筆言談自然地發揮出來。而“儒雅”二字，更是累積多少年、多少代的文化熏陶和涵養方足以致之。風流儒雅四字，張立齋夫子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在臺灣的那個時代，在臺灣的那種文化、教育的環境中，有幸讓張老師為我們後輩展現了一個中國傳統讀書人、士大夫的典型，使我們油然而生“微斯人吾誰與歸”的嚮往，這應該是受教於張老師的弟子們，至今尚能自愛，見重於學術、文化之林的重要原因吧！

丁介民
2008 年

敬念恩師張公諱立齋

1959年就讀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時，受業於老師，故得到許多罕知的名人軼聞舊事。

初見老師於課室講授《論語》即肅慕起敬，使人心儀，不似其他教授。是系內最受歡迎的老師。曾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兄，東海大學政治系主任湯承業兄，都是當時外系之旁聽生。

張師世居文化故都北平（今北京），出身望室，師承於金梁（息侯，遜清宣統帝師）、羅振玉（叔言），請益王國維（靜安），尤私淑林紓（琴南）等學者，幼受庭訓，深植傳統文化思維。與當時新學派見解不同，仍專守門人弟子親炙追隨受業方式，和宏儒遺老、學者、士紳各界名人往還。藝術界齊白石、徐悲鴻、溥心畬、黃賓虹，戲劇界齊如山、孟小冬，作家蔣碧微等皆有交誼，由於家中富裕，故珍藏許多古玩、宋版善裝典籍等，而對古玉頗有研究，深知好壞，能辨真偽，當時北平部分學府屢屢不克依時發薪，張師以出售珍玩維持家計，是落破舊家庭，不失清貧自守的讀書人風格。對古籍之版本亦有獨見之察。除一般版本知識外，如紙張顏色、氣味等都是鑒定的重要憑證。是他人罕少論及者。

有關詞章之學也有精到之見。如《孟子》有“為長者

折枝而不為”之句。張師云“枝同肢”，即為長者躬腰行禮而不為之意。此一訓解，為學生心服。

授課論專術必講到有關知識，如《論語》即論及齊論、魯論、古論等，《老子》亦談及以斷句而異諸多不同版本。《文心雕龍》說到著者劉勰以出家人之身，何以著該書之歷史背景，綜合而言，講課重質不重量。張師看重學生應個人自修，為師之道是“傳道”“授業”“解惑”（韓愈《師說》），本科生思考上也應具有寬闊認識，忽略當時社會的基礎演變，疏離潮流，乃至遭受排擠，然20世紀70年代有一佛學講座於香港大會堂，可容納千人的場地，高朋嘉賓，座無虛位，門窗都擠滿了聽眾。民國廿餘年代，有一山東大學教授在青島講《老子》即一“道”字講了兩個禮拜。此都足以說明，治學在精疏，量與質孰輕孰重，因人而異，個人好惡則有不同的評價，也依各自的需求而定。

張師從不於報章雜誌為文，更厭惡應酬性之著作，僅有蔣介石先生致賀韓國大統領李承晚之祝壽文，出於張師之筆，從未自表，與現今自我行銷，以量產為“名教授”豈可同日並論？

老師秉性超俗不塵，對大官顯貴益加疏往，不喜攀附，僅以事例陳證。

老師抵臺未久，美國國務院有一學術之旅的邀請，需填寫表格候核，竟拂袖而回。認為受辱，因填表內容猶同清末民初，歡場青樓之女懸掛照片，供客人挑選取樂之用。本是一般申請表格要求。老師之不曲就時宜如此。另有一巴西富僑於東海大學建校時捐助巨額美元，函請老師會晤，竟將此信即棄紙簍，不予理睬。此二事若換替他人則惟恐趨之不及，何能拂袖以去與棄信不睬？貴賤不易之教誨及

不屈於外威之風骨以現，身教、言教、經師、人師，並具兼備，豈能以量論優劣？

另一鮮為人知的事即大批故宮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八千餘麻袋，已賣給紙商回爐造紙。徹夜趕往外縣紙廠，助羅振玉、金梁搶救運回北平者正是張師。對我國近代史及外交史能留下珍貴參考資料之貢獻，應是功德并存之為。

抗戰勝利後，老師以北平文化界身份創辦故都文物研究會，集合遺老學者整理舊文物，搶救傳統文化如振興崑曲、協助國子監伶童等。1948年，老師曾往天壇、故宮倉促作最後遊覽，恐日後回平機會不多。離平後幾經遷徙，落腳印度京城德里。這裏聚集了許多資深外國駐華使節、新聞界駐北平各中國問題專家。張師在北平舊識又能在印京德里重逢，故假日週末聚會郊遊，以中國話、中國餐集於一堂，倒也不寂寞。

上世紀50年代初，老師全家回臺，重拾教書生涯，正逢蔣介石先生以為，國文是一國文化根基，希望教師今後在教育各科學生時，特別注意國文程度的提昇，老師乃受到特別重視。

我國文人素以琴棋書畫為娛。1970年代，有一位自美返臺執教於文化大學的金榮華先生就從張師習圍棋與鑒賞字畫古玩。

在我們謝師宴中，張師票串了一段京戲老生引子，迄今繞樑不忘。我在巴黎時，有一位原籍山東濟寧，北平落戶，就讀中法大學，王姓老留學生，九一八前去法留學，得悉張師狀況，有意薦請至法，為清季皇族生活及習俗講座，惟因預算及制度等原因而未果。老師自美返臺受聘文化大學榮譽教授，授課尤受歡迎。現任教“中央大學”李

瑞騰君即為高足，為了感戴文大創辦人張曉峰禮賢敬重，將齊白石之珍品等捐贈該校，現今文大師生能有幾人知曉？

張師之出身及生活境遇皆原士宦門第，不善理財，附以謙謙風範，却未得文大教務人員應有敬待，如四節課連排一起，豈是年逾古稀者能堪負荷？又不克依時領取束薪，經年累月難耐荊棘之困，終於返回美國。不幸於三藩市因車禍而歸天。算來與老師相背，迄今卅餘年，儒容慈顏歷歷重現。講課之抑揚頓挫，聲調依稀可聞，猶如再回政大又沐春風。朗朗諄誨，叮囑告誡之語，不容忘懷，銘刻在心。

這次老師《張立齋學術文存》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發行，俾以立言，流傳後學。師姐囑我為文，以誌老師傳道、授業之點滴，謹以臨履之心、淺薄之學，草此拙文，不足陳述師恩之德業浩瀚於萬一，實屬附驥竊名。退休數載，苟命異邦，疏於書，文中必有謬誤，尚乞諸位學者先進不吝雅正是盼。

顧秉修

2008年7月受業顧秉修於加州洛縣

化雨春風 沾溉無窮

——懷念張立齋老師

1947年，我考進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系就讀，當時，學校仍在漢口街與博愛路的窄樓中上課，那時，學校的規模很小，只有六個學系，分別是法律系、政治系、經濟系、會計系、外文系、中文系，學生人數也不多。那一年，校長石超庸博士剛從香港回來，嚴格執行淘汰制度，同學們上課時，都免不了提心吊膽、小心翼翼。

中文系的系主任當時是洪陸東教授。一年級的課程中，陸鐵乘老師教我們文學概論，林尹老師教我們文字學，張立齋老師教我們中國通史。陸老師要我們看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林老師要我們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註》，張老師介紹我們看錢穆的《國史大綱》。

張老師是北平（今北京）人，國語標準，風度優雅。他在北平時，是藏書的大家，又是古器物的鑑賞專家，在授課時，常常為我們介紹當年在故都時有關古書版本及古器物鑑別的往事，因此，在當時，琉璃廠、榮寶齋、天橋、大前門等等，也都成為我們十分熟悉而心嚮往之的地方，

加以張老師為人親切、幽默風趣，因此，聽他的講課，不但增加了許多的知識，同時也真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

二年級時，學校在士林的新廈落成，我們改換到新校區上課。一到外雙溪，面對着嶄新開闊的校園、窗明几淨的教室，再看看周遭優美的山水景色，老師們和學生們的心情都為之興奮不已，張立齋老師操着京片子高興地說道：“哎呀！這可比咱們那兩間倉庫強多啦！”大二時，申丙老師教我們《詩選》，徐子明老師教我們《左傳》，張立齋老師教我們《老子》，在新校園裏，老師們教得高興，學生們也學得起勁。張老師在講授《老子》時，把許多人生經驗、生活體會，與老子的思想結合起來，相互印證，加以發揮，引導我們進入老子的哲學境界，而又常常回歸到當前人生實際的層面，作為我們處世待人的行為指標，他的教學，使我們作學生的易於領悟，受益良多。

在新校園中，生活特別愉快，時光也似乎過得格外迅速，在大三、大四時，洪陸東老師教我們杜詩，曹昇老師教我們《周易》，張敬老師教我們詞曲。張敬老師是北大畢業的高材生，對詞曲的造詣，極為精深，對於我們的教導，也多方鼓勵，作業批改，尤為細心，因此，班上才華高的同學，像丁介民，當時便能填出迴文的詞作，也受到張老師的稱許。

1951年夏天，大學畢業，幾位同學商量着要去投考研究所，當時只有臺大與師大設有中國文學方面的研究所，為了到底是報考臺大還是師大，確實是考慮了良久（當時

兩校考試日期衝突一天)，最後還是決定報考師大。放榜之日，國文研究所錄取五人，除了第一名是師大的王熙元之外，其餘四人，全是東吳畢業的學生，丁介民、周虎林和我，是同班同學，林至信則高我們一班。那時，研究所很少，研究生也很少，聽說東吳的石校長前往“教育部”開會時，鄧傳楷“次長”還特別為此向石校長道賀。

在研究所畢業後，我們進入到大學任教，在教學的過程中，有很多年，我都擔任老莊的課程，也曾撰寫了《老莊研究》一本小書，仔細想想，多年來，自己對於老莊的愛好，確實是由於當年受到張立齋老師的影響所致。在教學的過程中，自己也曾想要學習張老師當年教導我們的方法，將人生經驗去結合老子思想，作為教學的方式，但是，由於個人才學能力的限制，總是心勞力絀，不能仿佛於百一，從而也使自己更加欽佩張老師那種深入人心的教學方式，有如和煦的春風，有如及時的化雨，使學生們潛移默化，受益無窮，因此，心中也格外懷念和感激張老師當年對我們那些學生的教導之情。

胡楚生

2008 年